



汉语的演变对《楞严咒》诸本读音之研究

作者：釋弘博

发表日：2022年11月9日

神龙元年(705)^{[1][2]}由梵僧般刺密谛等译出《楞严经》卷七之《楞严咒》以后，尚有唐代之不空、行琳、契丹时期之慈贤、元代真智、沙啰巴及明代智光等陆续译出。学界对《楞严咒》诸本之研究，多着重于诸本间之异同处、内容、相互关系、演变等诸课题；而忽略锁定五不翻之‘秘密故不翻’原则，加以论证为何诸本间出现以不同的汉字组合来音译同一句咒语之一大课题。本文根据《楞严咒》诸本所采用之汉字，对照中国隋唐至明代之诸韵书，尝试还原当代译师所欲译出的梵文原音，为陀罗尼梵音还原程序，提供多一则理论依据，提高梵音陀罗尼之公信力与说服力，供学教二界参考。由于《楞严咒》版本众多，本文只略举10本，梳理彼此之相互关系，以作相应的对照论证。

关键词：《楞严咒》、梵音、中古汉语、韵书、五不翻、陀罗尼

作者履历：马来西亚国立大学 化学科技理学士、日本高野山大学 密教学专科硕士、日本京都真言宗大本山大觉寺青年会教师、日本高野山金刚流御咏歌准教师、日本高野山真言宗司教。

《翻译名义集》之一，载：“唐奘法師明五種不翻。一秘密故不翻。陀羅尼是。”^[3]陀罗尼乃五不翻中秘密故不翻之一，谓译其音而不译其意，意味着只要保持咒语的原梵音不变，汉字可随朝代变更而变。不像意译的经文，改动了汉字，意思全变。换言之，陀罗尼必须保持其原梵音，能做到音不变，无论用什么汉字来表音皆可。由于汉字非同外文，可用字母拼音缩写，这种以同音汉字注音另一汉字的手法，惯用于魏晋以前，称为训诂或譬况假借。如《易序卦》云：“蒙者蒙也。”，《象传》云：“咸，感也。”、“兑、说也。”，《论语》刘渊：“政者正也。”前者是以“本字为训”的注音法，后三者为“易字为训”法，皆属于“声训”。然而，汉语从古至今，不断在演变，除了上例中之“蒙蒙”，“政正”以外，依现代普通话来读，成立于战国或秦汉《象传》中的“咸感”与“兑说”等同音字时，就会变成异音字了。再者，“契、切、决、缺、桀、刖等，古音皆(ket)，……弗、勿、莫、没、滅、未、末、靡、無、亡、无、毋等，音虽略异，韵皆明韵，而义皆否定弗辞也。”^[4]明显地此两组字，若用现代普通话来读，前组字皆不同音韵；后组字皆非明韵(m)声母了。

根据张世禄的研究：“中原音韵所代表的语音系统里，既然没有全浊音，那么，在字调上平声也就演变成了阴、阳二类，再加以入声的消灭，只有阴、阳、上、去四类，和现代北平音的字调种类相合了。”^[5]因此，当我们用已退化的现代汉语（北平系统）的四声，来读汉唐所译的陀罗尼时，肯定会偏离当初祖师要表达的原梵音，无法符合五不翻的原则。且梵文佛经的传入，对于中国的韵书系统化贡献颇大。“当时（东汉）佛法传入了中国，佛经翻译的工作，也渐渐盛行；一般审音文士又依据梵文字母来整理中国的音韵，梵文字母上“体文”和“声势”的区别，足以启示中国字音上声韵的分析，因之利用二合音的形式，把单字直读的改为双字的反切



了。（中略）反切也就风行于世了。”^[6]因此，隋朝的《切韵》系统是建立于梵文的发音基础上的。此反切注音系统，直至清《康熙字典》仍被完好保留下来。佛教的梵语文化，对中国汉语的注音系统影响匪浅！

廖昉：“智光弟子、中天竺人桑渴巴辣（Samghapāla）也曾奉旨为内府番经场教授千余内臣习学“梵语《真实名经》诸品梵音赞叹”^[7]，“可见宫廷及周边信徒对梵音之执着追求”。^[8]因此，采用原梵音念诵陀罗尼，受到了历代佛教界的重视。凡音译陀罗尼咒语皆属梵语版，是没有所谓汉语版的。认为有汉语版的陀罗尼，是认知上的一个误区。用现代普通话来念古译陀罗尼，多般会偏离原梵音，违背五不翻的原则。本文希望通过论述，调整教界的认知，重新对梵音陀罗尼改观及给与正确的定位。

汉字与“佛陀”音译词

中国汉字之特色，乃每字皆具备音韵、形态与意义等三种信息。汉字除了可表达中国本土原有的词汇外，亦可用来音译外来语，如：看秀。此“秀”字，非取优秀之义，仅取其音，来拼读英语的“show”，意为看表演、节目等。佛教文化源自印度，非中土原有。许多佛教词汇都是外来语。因此，当古代译师碰到这些外来梵语词汇时，必须选择以音译措施，仅译其音，不译其义。玄奘大师将此定为“五不翻”原则。《后汉书》记载如下：

（刘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9]

其人弱于月氏，修佛图道，不杀伐，逐以成俗。（中略）后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10]

上引文中画线词汇乃音译词，取音不取义。因此，不可把“浮屠”联想成‘会漂浮的屠刀’。高光新提到：“这几个词形的中古拟音分别是：浮屠 [biəudu]、浮图 [biəudu]、佛陀 [biəutda]、勃陀 [buətda]。（中略）经过仔细分析，就会发现[biəutda]的发音最接近于 buddha。”^[11]无论“浮屠”、“浮图”、“佛陀”，或“勃陀”^[12]，都是音译同一梵语词— buddha（觉者）。汉字虽异，音皆同之。本文以这四组音译汉字，对照相应的韵书，论述当时的原音。

先分析“浮”、“佛”与“勃”等三字。根据隋唐中古汉语—《经史正音切韵指南》（简称《切韵指南》），“浮”字编入流摄，三等平声，奉母轻唇音，尤韵。^[13]隋代的奉母轻唇音拟音为 b^h，尤韵拟为 iəu。唐朝《王韵》同上，音‘缚谋切’。宋朝《广韵》同于《王韵》，世界权威古汉语学家—高本汉拟音为 b^hiəu。而此字之轻唇音，发展到现代普通话时，已经从原本的 b^h变成 f 声母，念成 fú，已偏离中古汉语^[14]的 b^hiəu 音。根据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佛”字为：“见不审也。从人弗声、敷勿切。”^[15]在《切韵指南》里，被编入臻摄，三等入声，分别有二：一者，微母质韵^[16]，本文拟音为 mit；二者，奉母术韵^[17]，本文拟音为 bu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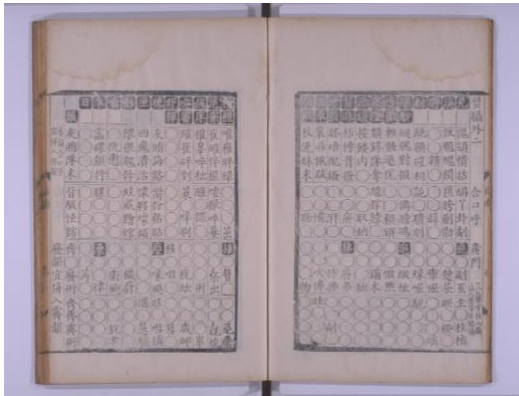


图 1: [元]刘鑑:《经史正音切韵指南》, 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所藏 RB00008717 (宋刊文物)

《广韵》载:“佛。符弗切, 九。”^[18]“佛”字发展到宋朝时, 反切为符弗, 仍编为入声字, 亦即韵母的 uət 有 ‘...t’ 韵尾, 拟音 b^hjuət。然而, 由于此字之声母为奉母轻唇音 b^h, 演化到普通话时, 已从 b^h 声母变成 f 声母, 读成 fó, 即非原先 b^h 之声母, 亦非原先入声 t 之韵尾了。因此, 用普通话来念唐宋音译的“佛”字时, 确实乖离原梵音。按《王韵》:“勃”字编入一等入声, 並母没韵, 蒲没切, 拟音 b^huət, 而普通话则演变为 bó, 完全失去了中古汉语的入声。

接着, 分析“屠”、“图”及“陀”等三字。按《王韵》:“屠”为三等平声, 澄母鱼韵, 直鱼切, 拟音 d^hiwo。“图”为一等平声, 定母模韵, 同都切, 拟音 d^huo。“陀”为一等平声, 定母歌韵, 徒河切, 拟音 d^ha。在《广韵》里, “屠”与“图”亦同音摄于“徒”字下为‘同都切’ d^huo。因此, 《后汉书》当时音译的“浮屠”正确读音为 b^hiəu d^huo、“佛图”为 b^hjuət d^huo、“浮图”为 b^hiəu d^huo, 以现代罗马字转写梵文为 buddho。为何大家一般熟悉的 buddha 音译为 buddho? 到底何者对? 答案是两者皆对。根据梵文文法, buddha 为阳性名词, 亦或来自于 vbudh 语根所变的过去受动分词 p.p.p., 意为“被知、醒觉、已悟、贤惠”^[19]等。当把此字用为名词时, 其阳性体格三单为 buddhaḥ。此字若与后面以浊音、遍口音、m、n 等为开头的字连合时, 尾音的 -aḥ 之外连音(sandhi)将变成 -o, 变为 buddho。如: buddhaḥ nirākaṇa => buddho nirākaṇa。^[20] 因此, buddho 可为 buddha 的阳体三单名词, 非祖师错译。再者, 根据一些西方语言学者的研究, 巴利语是一种综合了阿育王朝时的东印 Prakrit 方言, 抑或摩羯陀国语系 Māgadhī 及西印 Girnar 的 Prakrit 方言的语系。例如: 在西印 Prakrit 语系里, 阳单体格的尾音为 ~o, 阳复体格的尾音为 ~ā; 而在东印 Prakrit 语系里, 阳单体格的尾音为 ~e, 阳复体格的尾音为 ~āse。南传巴利语的词汇是多偏向于西印 Prakrit, 如: 佛陀一词, 在巴利文念诵中常出现为 buddho; 而非 buddhe。因此, 一些学者反对南传上座部传统之说法 ~ 巴利文是摩羯陀国语。因此, 当我们念诵巴利文 buddho 一词时, 如果后面的开头声母不是浊音、遍口音、m、n 等字时, 这种违背梵文连音变化法则的异例, 就是根据西印 Prakrit 语系而来的。承上, buddho 与 buddha 之差异, 仅限于尾韵不同而已, 其意思及效果是一样的, 仍为阳单体格。因此, 佛典中有时用 buddho、有时却用 buddha, 此不统一的念法皆对。

由于《楞严咒》里亦出现“佛陀”有关之音译词, 本文继续依据中国古代韵书, 对照日本的《悉昙要诀》, 再详考其正确读音。《悉昙要诀》载:



故 **𑖀𑖩** 云佛陀亦 **𑖀** 母字之終含 **𑖩** 字之首 **𑖩** 字也。所以全真和尚云。言 **𑖀** 沒 馱者。即母字之末任運含其娜字。娜字是半音字也。梵書即寄娜於馱字之上文所以云沒陀或云佛陀或云 **𑖀** 陀。上字必入聲也。^[21]

白话：Buddha^[22]云“佛陀”，亦 bu“母”字之后，含有 ddha 字的字首 da 字。所以全真和尚云：读 bu“没”【《王韵》：“没”字作一等入声，清浊唇音明母，没韵，莫勃切。《广韵》亦同，拟音 muət。现代粤语亦将其读成 mut6。然而，muət 与悉昙梵字的 bu^[23] 对不上号。为解此迷，本文采取唐朝长安的后期中古音特征—非鼻音化系统还原处理之。即以弱化鼻音，把发声重点拉近于有声破裂音上，凡 m 读成 mb, n 读 nd, g 读 ng。这是唐朝长安音的特征，本文称此为“长安唐音”。此种非鼻音字传到日本后，直至今日，尤其在传统的佛经汉音转读上，皆被完整地传承了下来。如：日本“母”字的吴音为ム mu 或モ mo；汉音为 ボウ bou。Bou 就是“长安唐音”。因此，采用“长安唐音”处理，m 即可读成 mb，即可顺理成章把 muət 读成 ^mbuət→ ^mbuəd^[24]→ bud 地对号入座。】dha“馱”【《王韵》：一等去声，浊舌音定母，简韵，唐佐切。《广韵》：负馱。唐佐切，拟音 d^ha。】一词时，即是 bu 母字之后，自然会带有“娜”【《王韵》：一等开口上声，清浊舌音泥母，哿韵，奴可切。《广韵》同于《王韵》，拟音 na。然而，na 与悉昙 da 字不吻合，若以“长安唐音”还原处理，即可将 n 读成 nd。此“娜”字，日本吴音为ナ na；汉音为ダ da，后者乃“长安唐音”。因此，“娜”字作 da 音则与悉昙梵字吻合，亦可证明本文采取“长安唐音”之还原处理妥当。】字。此 da 字只取其半音 d。梵文的书体就是把 d 音寄付在 dha 字上，所以读“没陀”或“佛陀”或“**𑖀** 陀”时，上面那个字^[25]必须要读成入声 bud。

承上论述，无论是“没陀”、“佛陀”或“**𑖀** 陀”，皆取字形来表其音，三者的正确读音为 buddha；非以现代普通话念成 méi tuó、fó tuó、mù? tuó 等。因此，凡遇上音译咒语时，读者应根据其翻译朝代，以当时的中古汉音来读，方能读出译师所要表达的原梵音。以下，本文借用汉传佛教所通行的《楞严咒》为例，加以论证。



图 2：日本真言宗《大曼荼罗供》廷仪、京都大觉寺 2018 年戊戌嵯峨天皇般若心经宸翰开封大法会



《楞严咒》诸本之对照

《楞严咒》之译者众多，有如：唐·般刺密谛、不空、行琳、契丹·慈贤、辽·真智、沙啰巴及明·智光等。本文参考以上诸师的翻译年代，根据本文前述的梵音还原措施，为《楞严咒》的梵音还原做出推论与解析。

甲. 唐般刺本

由般刺密谛与怀迪等于神龙元年（705）译出《楞严经》卷七所载之《楞严咒》，本文只举 3 版本为例，敦煌本除外。

1. 出自日本《大正藏》第 19 卷 T945 的版本（简称“般刺宋本”）。
2. 出土于北京房山区之《房山石经》“诗”字帙，此版乃通理大师于辽道宗大安九年（1093）^[26]所刻（简称“般刺辽本”）。
3. 出自《大正藏》第 19 卷 T945（上述 1.）卷末，此版乃我们中国汉传佛教丛林早课所普及采用的版本（简称“般刺元本”）。

乙. 唐不空本

唐代不空国师 (Amoghavajra. 705 – 774)之译本，本文例举两本如下：

4. 译于宝应元年（762）后^[27]，录于《大正藏》第 19 卷 T944A 的不空音译本，题为《大佛顶如来放光悉怛多钵怛啰陀罗尼》（以下简称“不空唐本”），其内容与 T944A 末后的悉昙梵字本 T944B 内容基本一致。

1Buddhis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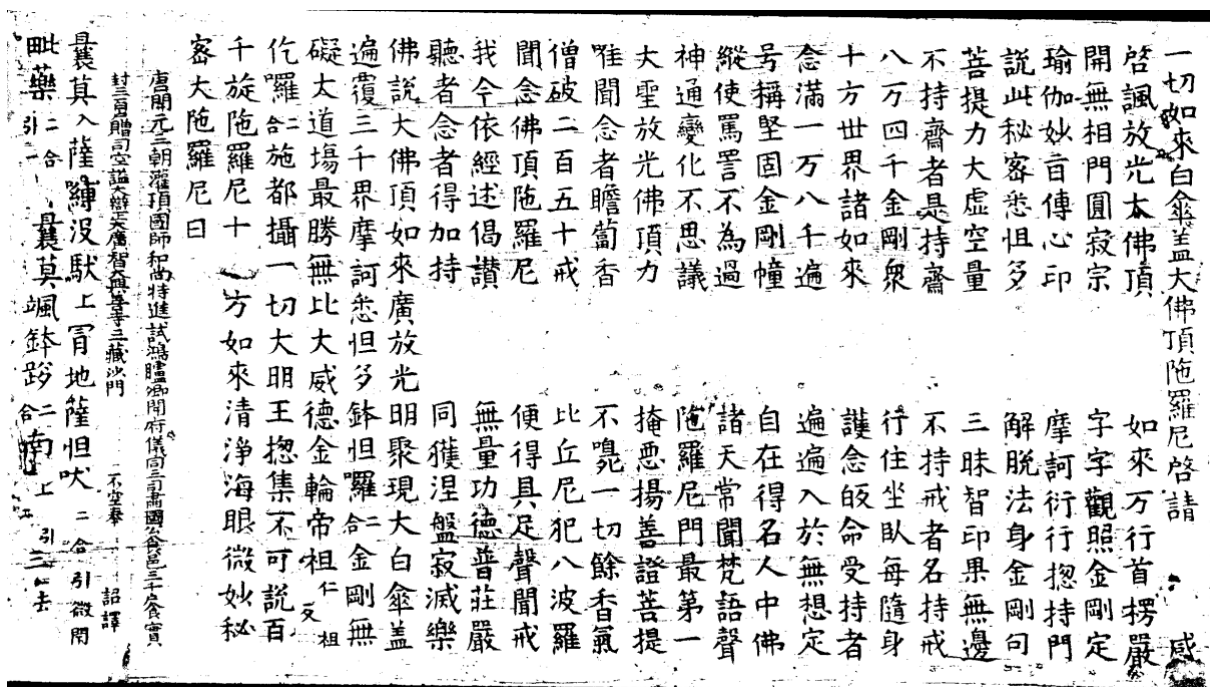


图 3: [金]《房山石经》感字帙拓版, 华夏出版社, 2000 年。

5. 出自《房山石经》的“感”字帙^{[28][29]}里, 刻有不空音译的《楞严咒》, 题为《一切如来白伞盖大佛顶陀罗尼》, 全名为《佛说大佛顶如来广放……秘密大陀罗尼》(详见图 3, 简称“不空房山本”)。“感”帙是隋唐时, 遗刻的石经, 在 1146 年于房山续刻。

丙. 唐行琳本

6. 不空后, 唐昭宗乾宁五年 (898), 行琳大师总辑唐以前之一切陀罗尼藏, 总集为《释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罗尼集》, 共 30 卷^[30], 《楞严咒》收录于卷二中 (简称“行琳唐本”)。辽大安十年^[31] (1094 年), “行琳唐本”刻于《房山石经》“俊”字帙, 全咒题名有六, 冠以“三藏不空译”之署名, 共 487 句。此长咒后载有《大佛顶心陀罗尼》, “亦名小佛顶” (简称“楞严短咒”), 共 93 句。本文发现此“楞严短咒”是长咒的一、二、四、五会等的浓缩版 (无三会内容), 其最后 14 句的咒心与“不空唐本”T944A 对比, 除次序不同外, 几乎一样。而“般刺元本”里的甘露火光 anale 阳性单数呼格形容词、纯净白洁 viśade 阳单呼容词与结界 bandha, bandhani 等词汇, 则以单一不重复德形态出现, 可见般刺所译比不空稍微简化。梵文罗马字转写如下:

楞严短咒咒心: om anala anala viśada viśada vaira vajra dhara bandha bandha bandhani
vajra pāṇi hūṃ hūṃ phaṭ phaṭ svāhā.^[32]

不空唐本咒心: om anale anale viśada viśada bandha bandha bandhani bandhani
vaira vajra pāṇi phaṭ hūṃ bhrūṃ phaṭ svāhā.^[33]

般刺元本咒心: om anale viśade vaira vajra dhare bandha bandhani
(丛林流通版) vajra pāṇi phaṭ hūṃ trūṃ phaṭ svāhā.

至此, 本文发现一个问题: 既然“不空唐本”及“不空房山本”二者已译出, 为何行琳于 898 年, 又再次集译?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 898 年已是会昌法难之后。根据《房山石经》行琳自序:



(上都大安国寺传密教超悟大师赐紫三藏沙门 行琳 述)

益以[冗-几+禘]乱之后，明藏星隳，虑渐陵夷，敢申微志，乃询诸旧译，搜验众经，言多质略，**不契梵音，今则措切新文，贵全印语。**³⁴

本文推测，引文中所指之乱，应该是会昌法难。乱后，陀罗尼藏分散不全，行琳经过多番思虑，才敢重集分散之众陀罗尼。然而，重译最大的原因是前代之旧译，言多质量少，而且根据当时的汉字来读旧译的陀罗尼时，已经不契合原本的梵音（走音）。因此，行琳为了保全陀罗尼的原梵音，得重新开展梵语还原工作。此举与本文开端之陈述（明朝桑渴巴辣为宫廷朝臣等众教授梵语的中国一般社会需求）一样，亦即以纯梵语来念诵陀罗尼，一直是中国佛教界的需求。基此，历代诸译师不断地重复音译同一个陀罗尼的原因，也许是因为用新代汉语来读旧译陀罗尼时，其音已偏离了原梵音故，才决定再次采用新一套汉字来重译。

丁：辽慈贤本

7. 辽大契丹国师 -- 慈贤，印度摩竭陀国人，亦于 1012 年~1066 年间来华翻译经典。^[35] 慈贤之译经，推算在兴宗重熙年间（1032~1054^[36] 或 1053 前^[37]）被收入于《契丹藏》。根据以上史料，慈贤乃继于唐·不空、行琳之后，在契丹重熙年间，再度音译《楞严咒》，题为《一切如来白伞盖大佛顶陀罗尼》（以下简称“慈贤契丹本”），于丙寅皇统六年（1146）^[38] 刻于《房山石经》的“丁”字帙。此本与“不空房山本”^[39] 刻于同一年。

戊. 元二师本

元代有二本如下：

8. 收录于《大正藏》，第 19 卷 T977 的元天竺俊辩大师啣（口+捺）铭得哩连得啰磨宁及译主僧真智等之译本，题为《佛说大白伞盖总持陀罗尼经》（简称“真智元本”）。此《大正藏》之底本是明《嘉兴藏》，而《嘉兴藏》的“真智元本”源自于宋《磧砂藏》^[40]。

9. 收录于《大正藏》T976，元沙啰巴翻译的《佛顶大白伞盖陀罗尼经》（简称“沙啰元本”）。此底本源自元《普宁藏》^[41]。

己：明智光本

10. 明·智光译本一《佛顶大白伞盖楞严陀罗尼经》（简称“智光明本”）。此经亦出现在永乐大钟上。^[42] 其译出年代应在明永乐十六至十八年（1418-1420）大钟铸造前。^[43] 廖昉推测此经是明智光为核心的西天僧团所译，且其底本非中国已流传的不空本，应该是明代新请来的版本。^[44] 当时虽已有元代二师的音意参半译本流传，然明智仍采全音译风格，此点可更清晰地看出汉地佛教所坚持（读原始梵音）的信仰实践。^[45]



图 4: 永乐大钟, 《发现永乐大钟》

《楞严咒》诸本汉字与韵书之对照

承上, 本文梳理了共 10 本《楞严咒》之译出朝代, 以原典的古译汉字, 对照相应的韵书, 探讨《楞严咒》历代重译的现象, 是否受到历代韵书的影响? 即古汉语之历时音变对陀罗尼的走音现象是否有直接关系? 由于《楞严咒》冗长, 本文只采第一会首句^[46], 对照翻译年代相应之韵书, 推论还原梵音。首句的意译为: 归命或敬礼一切佛菩萨众。由于须参照古代韵书, 本文采诸本原载之繁体字对照。本文考量诸本之音译年份, 入藏年份、《房山石经》雕刻年份, 设定以下处理原则: ① 唐、辽译本对照相应的唐《王韵》与宋《广韵》, ② 元代二本的第一会, 由于属意译故不对照韵书, ③ 明代译本对照成立于洪武八年 (1375 年) 及十二年 (1379) 的《洪武正韵》。最后, 对照《大正藏》T944B 的悉昙梵字, 还原咒句之梵音原貌, 做出对照结论。以下乃《楞严咒》诸本之原文、对照韵书后之拟音, 对比现代普通话之拼音。

1. 般刺宋本: 娜 牟 薩 婆 勃 陀^{敬禮一切諸佛三勃地薩哆吠弊歸命菩薩毘哪反四}
na^[47] mǐəu sat b^hua b^huət d^ha^[48] b^huət d^hi sat tɕ^hiɛ b^hi^wei b^hɿɛi (中古汉语)^[49]
nà móu sà pó bó tuó bó dì sà duō fèi bì (普通话)
2. 般刺辽本: 娜 牟 薩 婆 勃 陀^{敬禮一切諸佛三勃地薩哆吠弊歸命菩薩毘哪反四}
na^[50] mǐəu sat b^hua b^huət d^ha b^huət d^hi sat tɕ^hiɛ b^hi^wei b^hɿɛi (中古汉语)
nà móu sà pó bó tuó bó dì sà duō fèi bì (普通话)
3. 般刺元本: 南 無 薩 婆 勃 陀 勃 地 薩 踰 鞞 弊^{三 毘迦切}
nām mǐu sat b^hua b^huət d^ha b^huət d^hi sat ta pjie b^hɿɛi (中古汉语)
nán wú/mó sà pó bó tuó bó dì sà dài/duō bì bì (普通话/
现代丛林读法)
4. 不空唐本: 曩 莫 薩 嚩 母 馱 冒^引地 薩 哆 吠^{二合引 毘 藥二合}
naŋ m^wak sat 嚩^[51] mǐəu d^ha mau d^hi sat tɕ^hiɛ b^hi^wei^[52] b^hɿi ʔɔk (中古汉语)
naŋ m^wak sat 嚩^[53] mbǐəu d^ha mbau d^hi sat tɕ^hiɛ b^hi^wei b^hɿi ʔɔk (长安唐音)
nǎng mò sà pó^[54] mǔ tuó mào dì sà dài fèi pí yào (普通话)



5. 不空房山本：曩 莫 薩 嚩 沒 馱 冒 地 薩 怛 吠_{二合引微閉毗藥二合引一}
 naŋ m^wak sat 嚩^[55] bud^[56]d^ha mau d^hi sat tsia b^hi^wei b^hji ʔɔk (中古汉语)
 naŋ m^wak sat 嚩 bud d^ha ^mbau d^hi sat tsia b^hi^wei b^hji ʔɔk (长安唐音)
 nǎng mò sà p^ó/wa^[57]méi tuó mào dì sà dá fèi pí yào (普通话)
6. 行琳唐本：曩 莫 薩 嚩 沒 馱 冒_引 地 薩 怛 吠_{微閉反二合引毗藥二合一}
 naŋ m^wak sat 嚩 bud d^ha mau d^hi sat tsia b^hi^wei b^hji ʔɔk (中古汉语)
 naŋ m^wak sat 嚩 bud d^ha ^mbau d^hi sat tsia b^hi^wei b^hji ʔɔk (长安唐音)
 nǎng mò sà p^ó/wa méi tuó mào dì sà dá fèi pí yào (普通话)
7. 慈贤契丹本：曩 謨 薩 囉 嚩_{二合} 沒 馱 冒 地 薩 怛 吠_{二合毗藥二合一}
 naŋ muo sat la 嚩 bud d^ha mau d^hi sat tsia b^hi^wei b^hji ʔɔk (中古汉语)
 naŋ muo sat la 嚩 bud d^ha ^mbau d^hi sat tsia b^hi^wei b^hji ʔɔk (长安唐音)
 nǎng mó sà luō/la^[58] p^ó/wa méi tuó mào dì sà dá fèi pí yào (普通话)
8. 真智元本：敬禮正覺及一切菩提勇識。
 (意译不对照)
9. 沙啰元本：南 謨 一切諸佛諸大菩薩衆
 nām muo (后半意译)
10. 智光明本：捺 麻_{緊呼}薩而斡_{二合} 勃 塔 菩 提薩 堆 撒_{緊呼}^[59]
 nat máh sat r wɔt but tab 菩^[60] dí sat duī pieth^[61] (近代汉语)
 nà má sà ér wò bó tǎ pú tí sà duī piě (普通话)

梵语异于汉语，梵语一字可由数个音节所组成。用一字一音的汉字来音译梵语时，必须要有“二合”、“三合”等小注，来阐明某两个、三个汉字要一起连读。再来，长音字，注以“引”字，即韵母拉长之意。此等小注都普遍出现在正规藏经中。以上采全音译的 8 本 (1.2.3.4.5.6.7.10.) 中，除了“般刺元本”^[62]外，其余 7 本 (1.2.4.5.6.7.10.) 皆有小注。此点可解释，为何现代汉译丛林早课，把《楞严咒》念成一字一音的现象。其原因采用了“般刺元本”故。

1Buddhis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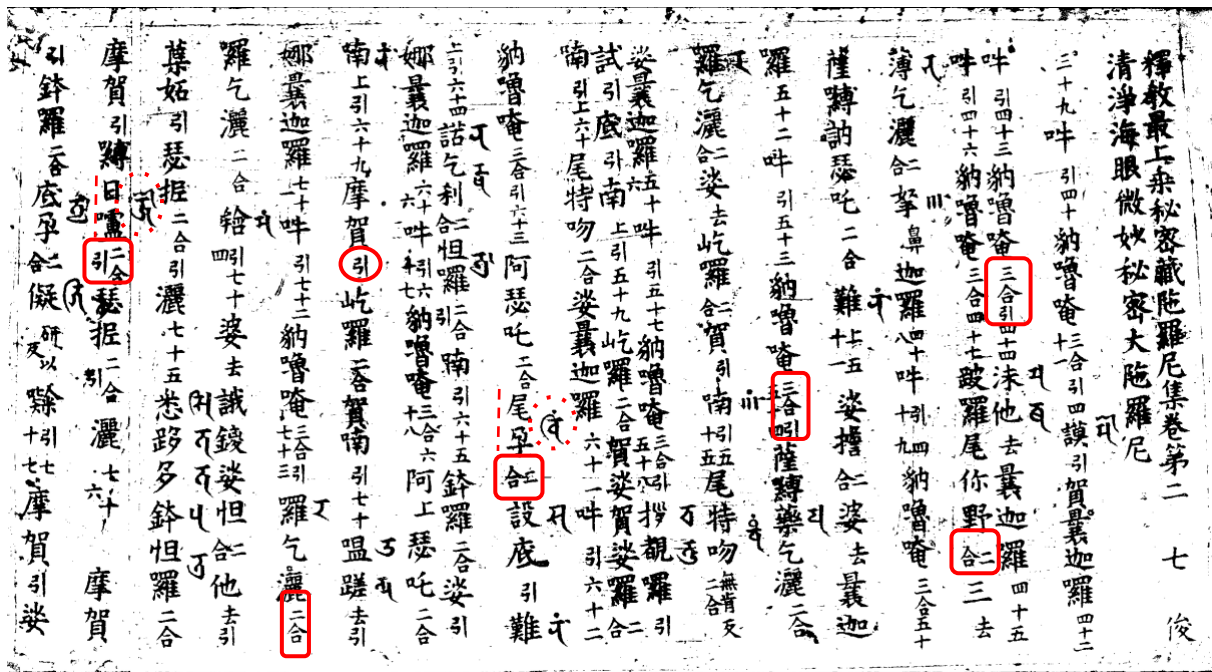


图 5: [金]《房山石经》俊字帙拓版, 华夏出版社, 2000 年。

依《大正藏》T944B, 此句之悉昙梵字为: $\text{नमःसर्वबुद्धबोधिःसर्वैः}$ ^[63] 转写为: *namah sarva buddha bodhisatvebyah*. *namah* 来自 *vnam* 1.P 语根, 意为礼敬、鞠躬、顶礼等, *vnam* + *as* = *namas* 成造语名词, 变成中性单数体格、业格、呼格或固定词时, 则为 *namah*. 此处的 *namah* 为固定词, *sarva* (一切) *buddha* (佛) *bodhisatvebyah* (菩萨) 为组合字, 阳性复数为格名词。整句直译为: 为一切诸佛菩萨众而敬礼。

再来, 本文据不空选用的“曩莫”音译词来详考汉语的演变个例。“莫”字在《切韵指南》里, 编为一等入声, 独韵篇重唇音明母铎韵, 其平上去入 (四声) 的字组为: “毛、(++)+(務)、帽、莫。”^[64] 中古汉语的四声跟我们今天普通话的四声概念不同。中古汉语的四声要视声母的清、次清、浊、清浊四种状况而定。例如: 粤语有九声六调, 即四声分阴阳加中入。中古汉语的入声浊音, 进化到普通话时, 已经演变成第 2 声无气音了。古韵书上的平声有阴阳或上下之分。此“莫”字在《切韵指南》编为明母(m), 此四字的拟音为 *máu, mǎu, mào, màuk*。“莫”字在《广韵》里, 已从豪韵“毛字”为首的四声组合里被删除, 仅归入唐韵组合。《切韵指南》的唐韵明母的四声字组为: “茫、莽、滂、莫。”^[65] 拟音 *máng, mǎng, màng, màk*。在《广韵》里, “莫”字仍继承隋唐《切韵指南》的基础, 基本上没变, 仍被编为一等入声, 明母铎韵, 注音为“慕各切”^[66], 拟音 *m^wak*。到了明《洪武正韵》时, 此字记为: “微夫切”^[67], 归于第五模韵平声, 记为: “莫胡切规范说文法也...”^[68] 到了清朝, 《康熙字典》载: “【唐韵】慕各切【集韵】【正韵】末各切从音寔。”^[69] 从以上诸韵书对照来看, “莫”字从隋唐至宋, 编为铎韵入声 (韵尾有~k)。明朝 (近世汉语) 开始, 此字的入声 (~k) 已经退化, 在《洪武正韵》里, 索性编入“模”韵平声 (改铎韵为模韵), “微夫切” (改慕各切为微夫切), 明显地开始从入声字演变成



非入声字（韵尾无~k）了。根据从隋唐~明各韵书之相互对照结果，本文总结“莫”字的汉语音变过程如下：

（隋唐）màuk, màk => （宋）m^wak => （明）mú => （清）mò

根据上述的汉语音变详考，本文对诸师所译汉字稍作评论。唐不空用的“曩莫”4.5.6.^[70] 三本中之“莫”字为入声字，原本是要用来音译出 namaḥ 的 aḥ^[71] 气音(东密称涅槃音)的。然明朝后，此字已不再是入声字。因此，为了准确地音译出 namaḥ 的涅槃音，明智光选用了“捺麻^{紧呼}”来表达。在“麻”字后，注“紧呼”二小字，就是在 ma 音基础上快速呼气，以念出 aḥ 的涅槃音。不空与智光所采用的音译措施，完全吻合梵语 namaḥ^[72] 固定词格式的发音。除了“曩莫”与“捺麻^{紧呼}”，二师在句尾，亦采用“毗藥^{二合}”及“撇^{紧呼}”的入声字，来清楚地交代 bhyaḥ 的涅槃音。可说二师皆非常注重梵语发音细节。然而，般刺本索性用“娜牟”、“南無”与“弊”等非入声字，以“娜牟”与“南無”来统一所有的敬礼词，抛弃 namaḥ 与 bhyaḥ 的涅槃音，皆简化为 namo 与 bhy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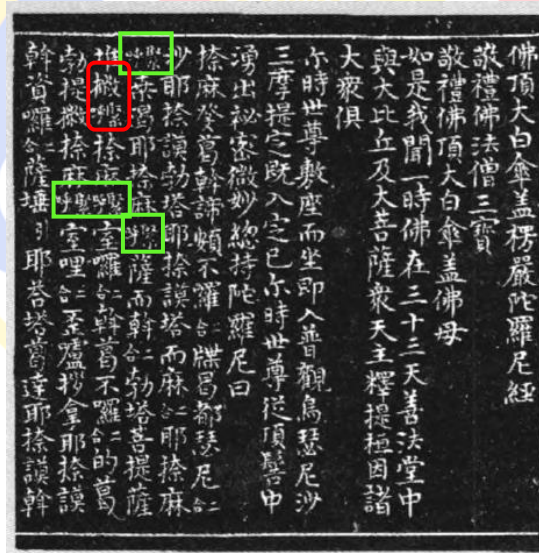


图 6：《大乘经咒》第二册第十四，第二十八右页，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故佛 000703，2003 年。

基于上述论证，本文发现若用现代普通话来读以上 8 本（除 8.9.）唐、辽、明代所音译的《楞严咒》时，其读音基本上已乖离众译师所要表达的原梵音，违背了五不翻·秘密故不翻原则。

结论

有鉴于此，锁定五不翻秘密故不翻，亦即汉字可变，梵音不可变的原则，若要以现代通行的普通话来读 namaḥ sarva buddha bodhisatvebyaḥ 这句咒语，应重译为：那嘛^{吐气}萨儿哇部德^{去韵母}达哈^{二合}博谛和衣^{三合}萨特威^{二合}比呀^{二合吐气}。这样肯定能读出《楞严咒》的原梵音，恢复五不翻。

本文也发现一个现象，即古代译师所采用之汉字，基本上从音译的年代至今仍然未变（除繁变简），唯中国汉语随着朝代更替而不断在变。汉语的演变直接影响了古译汉字的音变。唐、



辽译的《楞严咒》，若以隋唐《切韵》、《王韵》及宋《广韵》来读，则与梵音同；明译《楞严咒》，若以《洪武正韵》来读，亦与梵音同；若以现代普通话来读，则大幅走音，与梵音大异，偏离古代译师们所要表达的原梵音，乖离五不翻原则。这种走音现象，从古至今仍然不断在重演。而且汉传佛弟子皆有一个认知上的误区，亦即认为以普通话来念诵咒语，属于汉语版的咒语；而依罗马转写的梵文来念诵咒语，属梵语版的咒语。其实，所有的咒语都是音译的，全属梵语，无所谓汉语版咒语的，这是一个认知上的误区。本文希望透过以上论证，矫正这个认知误区，重新调整教界对梵语的正确认知。

诸师用不同汉字来音译同一句咒句的目的，除属个人选择外，其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精准地音译出陀罗尼的原梵音。念诵梵咒，不可省略“二合”、“三合”、“引”等小注，把梵咒念成一字一音。教界应该回归原点，把藏经中所标的小注等字，重新整理出来，还梵咒原貌。

现代一般梵文学者，在还原《楞严咒》时，都是在旧译汉字或悉昙字的基础上，参考其他原梵文文献，直接以罗马字拼音转写的。中间多般缺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即对照中国古代韵书，拟出中古/近代汉语音后，才以罗马字转写成梵文。因此，虽已还梵的《楞严咒》版本众多，遗憾地是这些版本皆缺乏公信力与说服力，尚未能使教界广泛接受，其原因如上。本文希望通过以上论述，为学教二界开创出一条解放的新思路。

本文仅举 10 本《楞严咒》为论述对象，数量尚不足，仍须深研。

注释：

[1] [唐] 智升：《续古今译经图纪》，《大正藏》第 55 卷，T2152，第 371-372 页。

[2] [唐] 智升：《开元释教录》卷九，《大正藏》第 55 卷，T2154。

[3] 《大正藏》第 54 卷，T2131，第 1057 页。

[4][6][5] 张世禄：《中国音韵学史》上|《中国音韵学史》下；《中国文化史丛书》，商务印书馆，1938 年，第 99 页，第 13 页及第 132 页|第 219 页。

[7] [明] 释道深：《桑科巴辣实行碑》，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 52 册“明”，第 10 页。

[8] [45] 廖暘：《白伞盖经咒三题》，《世界宗教研究》6 期，2015 年，第 73 页，第 71-75 页。

[9] [10] 《后汉书》卷四二、卷八八

[11] 高新光：《古汉语音译词的演变研究》，《湖州师范学院学报》第 25 卷，第 5 期，2003 年版，第 29 页。

[12] 此二字出现于《楞严咒》，本文后半论述。

[13] [16] [17][64][65] [元] 刘鑑：《经史正音切韵指南》，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所藏 RB00008717，正德 8 年（1513 年），第十一左页，第四左页，第七左及第九左页，第十二左页，第十五左页。



[14] Pulley blank 把汉语区分为：上古音（周~汉朝）、前期中古音（六朝后期~隋朝）、后期中古音（唐朝中期~五代）及近世音（元~清朝）

[15] [汉] 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北京），2013年，第一六一上页。

[18] 《广韵》：入声，物，佛。

[19] Bharat Bhushan Vidyalankar et al.: 《基本梵英和辞典》，东方出版，2011年，第266页。

[20] 余嘉惠：《基础梵文教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20页。

[21] 《大正藏》第84卷，T2706，第506页。

[22] 依引文中悉昙梵字罗马字转写。

[23] 依悉昙梵字的写法，bud的尾音-d须切写于dha字头上为ddha。然以中国汉字音译时，-d的尾音须归入前汉字处理。因此，古代译师选用中古汉语的入声字而表。

[24] [36] 中古汉语之入声有三：-p, -t, -k。由于中古汉语之入声是内破音，非外破音，所以-p, -t, -k与-b, -d, -g无异。

[25] 古时候汉字竖写，指：沒、佛、𑖀。

[26][35][37][38][28][39][29] 任杰：《通理大师对房山刻经事业的重大贡献》、《房山石经众保存的契丹国慈贤译经》|罗昭：《再谈《契丹藏》的雕印年代》|张畅耕、毕素娟《论辽朝大藏经的雕印》；吕铁钢编：《房山石经研究（三）》，中国佛教文化出版有限公司（香港），1999年，第122-123页，第107-108页，第108页，第111页|第91页，第90页|第59页。

[27] 吕建福：《中国密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272页。

[30] 果滨：《大悲神咒集解(附千句大悲咒文)》，台南噶玛噶居法轮中心贡噶寺发行，新鸣远出版有限公司制作，2002年，第117页。

[31] 黄炳章：《国之瑰宝---房山石经》；吕铁钢编：《房山石经研究（二）》香港：中国佛教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第314页。

[32] 本文依《房山石经》俊字帙，二十一石，还原梵文及转写罗马字。

[33] 本文依 T944B 悉昙梵字本，转写罗马字。

[34] [唐] 行琳：《释教最上乘秘密陀罗尼集序》，中国佛教协会等编《房山石经》第28册，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2页。

[40][41] 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编：《中华大藏经 汉文部分 71》，中华书局，1994年，第4页，第7页。

[42] [明]《永乐大钟铭文真迹》，第1215-1255页。高凯军、夏明明：《发现永乐大钟》，中华书局，2006年，第45页。

[43] 高凯军：《关于永乐大钟若干问题的探讨》，《中国历史文物》2期，2004年，第66页。



- [44] 虽底本非不空本，本文只研究音译汉字部分。
- [46] 般刺 3 本：第 3, 4 句。不空二本、行琳本、慈贤、真智、沙啰巴：第 1 句。智光第 5 句。
- [47] 此处明显为 namo 礼敬词，故不取“长安唐音”，取韵书原音。
- [48] 依本文【汉字与“佛陀”音译词】段落。
- [49] [50] 唐《王韵》、宋《广韵》
- [51] [53] [55] 韵书无收录此字。
- [52] 二合字：梵文罗马字转写以画线表之，二汉字音在一拍里快读。这是藏经常有的小注。
- [54] 一般汉传佛教念 wa，有传承到原梵音。
- [56] “没”字之还原，参照本文【汉字与“佛陀”音译词】段落。
- [57] 普通话读 pó；汉传佛教读 wa。
- [58] 普通话读 luó；汉传佛教读 la。
- [59] 《佛顶大白伞盖楞严陀罗尼经》，《大乘经咒》第二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故佛 000703。《佛经附图：藏汉艺术小品》DVD，台北故宫博物院，2003 年。第五句咒语。
- [60] [明]《洪武正韵》无收录此字。
- [61] 依《洪武正韵》及智光的“紧呼”小注拟音。
- [62] 般刺宋本、般刺房山本皆有小注。本文只取般刺本的第 3、4 句为例，故不见小注。
- [63] 《大正藏》，第 19 卷，T0944B，第 102 页。
- [66] [宋] 陈彭年等奉敕撰《大宋重修广韵 5 卷》，国立国会图书馆所藏 000007537572，DOI:10.11501/2545272，第 5 卷，第 29b-8 页。宋刊
- [67] [68] [明] 乐韶凤等撰：《钦定四库全书》《洪武正韵》卷二，浙江大学图书馆所藏 p31 <https://ctext.org/zh>，第 31 页，第 18 页。
- [69] 《康熙字典》申集上 艸部 七画，同文书局 <https://ctext.org/zh>，第 19 页。
- [70] “行琳房山本”署名为“不空译”故。
- [71] [72] 梵语 aḥ 止气音，东密称涅槃音，念时有~k 的韵尾效果。日本真言宗 namaḥ 的传承读法为ノウマク noumaku，别给罗马字 ḥ 混淆，其传承音与古汉语的入声 màuk、màk、mʷak 是吻合的。文字不能百分百阐明声音，正确读音可请教具格的真言宗阿闍梨。